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4年

收获

HARVEST

散文精选

- | | |
|-----|-----------------|
| 巴 金 | 致李楚材 |
| 冯骥才 | 武强屋顶秘藏古画版发掘记 |
| 冯骥才 | 癸未手记 |
| 冯骥才 | 大理心得记 |
| 北 岛 | 里尔克：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 |
| 北 岛 | 策兰：是石头要开花的时候了 |
| 北 岛 | 洛尔加：橄榄树林一阵悲风 |
| 北 岛 | 特拉克尔：陨星最后的金色 |
| 张承志 | 两海之聚 |
| 张承志 | 恩惠的绿色 |
| 张承志 | 把心撕碎了唱 |
| 刘荒田 | 华尔特的破折号 |
| 陈东东 | 黑镜子 |
| 姜 丰 | 签证记 |

2002
收获
HARVEST

散文精选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04年《收获》散文精选/巴金等著.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5. 1

ISBN 7-222-04289-X

I. 2... II. 巴...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3765 号

责任编辑:段 雁

装帧设计:木 森

责任印制:洪中丽

书 名:2004 年《收获》散文精选

作 者:巴 金 冯骥才等

主 编:程永新 王 彪

出 版:云南人民出版社

经 销:上海滇版图书有限公司

社 址: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650034

网 址:ynrm. peoplespace. net

E-mail:rmszbs@public. km. yn. cn

开 本:890×1240 1/32

印 张:10.5

字 数:250 千字

版 次:2005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照 排:南京理工排版校对有限公司

印 刷:杭州长命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ISBN 7-222-04289-X

定 价:20 元

尊敬的读者:若你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上海滇版图书有限公司联系调换。

电话:(021)646663734 64454620

2004年

收获

HARVEST

散文精选

- 1 巴 金 致李楚材
- 7 冯骥才 武强屋顶秘藏古画版发掘记
- 23 冯骥才 癸未手记
- 73 冯骥才 大理心得记
- 91 北 岛 里尔克：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
- 123 北 岛 策兰：是石头要开花的时候了
- 159 北 岛 洛尔加：橄榄树林的一阵悲风
- 195 北 岛 特拉克尔：陨星最后的金色
- 219 张承志 两海之聚
- 237 张承志 恩惠的绿色
- 257 张承志 把心撕碎了唱
- 279 刘荒田 华尔特的破折号
- 295 陈东东 黑镜子
- 313 姜 丰 签证记

巴金

致李楚材

楚材同志^①：

信收到。您要我为学校的纪念刊写几句话或者发表对中小学教育的一点意见，感谢您的好意，但是我得承认我这个病残的老人已经没有精力发表系统的意见、写成篇的文章了。那么就简单地讲点我个人的看法吧。我没有做过教师，也从未考虑过教育的问题，对这门学问我完全是外行，而且我自己也不曾受过完备的学校教育。似乎我并没有资格谈有关教育的事情。然而奇怪的是在我靠药物延续生命的有限的日子里，我始终摆脱不了梦魇的折磨，我给一位朋友写信说：“使我感到痛苦的是看见孩子们失去他们的童年。”的确这三四年中间我经常思考教育孩子的问题。我经常听见人说孩子是祖国的花朵，是我们的未来，几乎所有的人都把希望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每当我对现实生活中的某些人和某些事感到失望的时候，我的眼前就出现了孩子们可爱的笑脸。除了他们我们能靠谁呢？自然的规律是不能违反的，我们一定要让位给他们。他们是我们的接班人。我们做不了的事可能由他们来完成。我们做不好的事他们可能做得比我们好。正因为有了他们，我们才有希望。要使他们健康地成长起来，我们的事业才能够兴旺发展。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我们有责任爱护他们，教育他们。他们变好或变坏和他们受到的教育有关。我们都记得“先入为主”的古话，父母是第一个老师，不能把一切推给学校。帮助孩子健康地成长，所谓培养，所谓教育，不过是这样一句话。我们希望子女成龙，首先就要尽父母的职责。怎样做人？父母是孩子学习的榜样。家庭教育是基础的基础。

我今年八十四岁，可是我脑子里还保留着儿童时期的印象，相当鲜明。我的童年是幸福的。今天回想起来，我最大的幸福就是：父母的脾气都好，我从未看见他们吵过嘴，打骂过孩子。母亲很少

^① 此信写于1988年，未完篇。李楚材，教育家，时为上海位育中学校长。

教训过我们。当然父母都有缺点,但是我想来想去,想不出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什么坏的东西。我相信榜样的力量不是没有原因的。今天有些年轻的父母高兴时把孩子当作“小皇帝”、“小公主”,动了气就打骂不休。不多久,他们的坏脾气全让孩子学到了,他们希望孩子们学到的东西却相当渺茫,孩子们只会学长辈们做出来的行动,不会学他们嘴里讲的道理和心里想的理想。何况有些父母当着儿女的面什么话都说,毫无顾忌。

我越来越觉得我们这个新社会里封建流毒很多。人们还把儿女看作私产,不是把孩子当作玩具,就是当作出气筒。人们习惯说:“棍子下面出状元”,仍然用“填鸭式”的方法教育儿童。不管孩子们理解不理解,只要把各种各样的知识塞进他们的脑子,塞得越多越好,恨不得在短短的几年中间让他们学会一切,按照自己的愿望把儿女养成什么样的人。因此不论家长不论老师,都以为听话的孩子就是好孩子,整天坐在书桌前的学生就是好学生。家长说孩子做功课太慢,老师就布置更多的作业,学生不得不早起晚睡,好像学生休息愈少成绩愈好,老师也显得愈认真、负责。塞进脑子的东西越多,学生的收获越大。学生忙,老师也忙,老师脸上的血色越来越少,学生的眼睛越来越近视,仿佛孩子的脸上的笑容多了对他们的学习大有不利,一定要用过重的精神包袱压得他们笑不出声。我还记得我几岁的时候就听见人们称赞“少年老成”,在七八十年后的今天还有人安排孩子们在书桌前度过无声的童年。从小学到初中我看见我唯一的外孙女挎着沉重的书包走过我面前,她的功课水平不过是中等,每天睡不够八个小时,分数在八十上下。到十四岁才开始自理生活,还不会作适当的安排。人们要求于她的只是高的分数。不能说她不想争取高的考分,可是她动作慢,思想不敏捷,又没有时间看课外读物。我常常想我们不使她脑子开窍,单靠“填塞”、“死记”行吗?我同情这个孩子,因为我过去就是这种情况,我老是盼望有人给我一把钥匙让我的心开窍。由我自己去

学,不靠别人来“塞”。倘使当时由考分决定一切,倘使只有“重点”的“尖子”才有出路,恐怕我早已变成《寒夜》里的汪文宣了。

在我的幼年,我没有机会受到正规的学校教育,请到家里来的私塾老师有的严,有的宽,虽然用体罚也树立不起来威信,而且他们灌输给我的东西常常引起我的反感。幸而我喜欢胡思乱想,又有时间读到不少的课外读物,从它们得到很多益处。更重要的是我受到这样一种家庭教育:没有严厉的体罚,没有不公平的责骂,在比较和谐、宽松的气氛中让我的智力慢慢地发展。所以我有这样一个印象:无为而治。不过这只是十岁以前的事。这是侥幸。管得不严,不死,他们不命令,不强迫,允许我自己动脑筋想各种事情,允许我随便读一些“闲书”。我可以不断地问:为什么?为什么?当然,每次我都没有找到正确的回答,可是我养成了用自己的脑子思考的习惯。今天在大油锅里给煎熬了十年,我还不曾失去记忆,还能够讲真话,追求真理,就靠了这个习惯。我不曾学到系统的专门知识,靠这个习惯探索着,挣扎着在荆棘丛生的人生道路上一步一步地走了七八十年,摔下去又爬起来,虽然到现在还毫无成就,可是脑子依旧清醒,还能够辨别是非。让孩子习惯用自己的脑筋思考,父母可以树立榜样,老师也可以树立榜样,主要是以身作则。不论是家庭教育,或是学校教育,二者都有责任教孩子懂得怎样做人,怎样同人们友好相处。在这个基石上建筑起来的知识的大厦才是牢固的。

教育已经成了大家关心的“热门话题”。人们好像懂得了什么是“立国之本”。可是刚刚承认教育是“立国之本”以后,就听见这样一句话:“我们没有钱”。好像人没有钱,就可以在“本”上少花几文,反正孩子是未来,我是现在,只要自己过得舒适,未来自有别人负责,目光短浅的人常有这种想法。可是聪明人都知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西瓜,收不到玉米。不在教育事业上下本钱,办好学校,只是把书本塞进孩子的脑子,让孩子也跟着我们满口“中华民族”、“炎黄子孙”、“悠

久历史”、“灿烂文化”……这些豪言壮语究竟有多大的作用,我很怀疑。根据八十年代年轻人的想法,靠祖宗吃饭并不是有光彩的事情,何况遗产也剩得不多。我们光吃老本,不在下一代人身上花点功夫,花点力气,搞好基础教育,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和道德观念,只图目前省钱省事,这样下去,有一天会后悔莫及。是的,后悔莫及。今天大家都埋怨“社会风气坏”,我想起了“十年浩劫”,我还记得拿着铜头皮带打人的初中学生怎样把我们一家关在卫生间里。我也忘记不了在巨鹿路作协分会十四五岁的孩子拿着鞭子追打我,要我引他到我家里去。我常常向自己发问: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我现在才明白这就是没有搞好教育的后果。在那些年里知识是罪恶,读书人成为贱民,学生批斗老师……人一下子就变成了兽,我看得太多了。为了这个我们几代人受了惩罚。为什么社会风气坏?人们归咎于公民文化素质的降低,这还不是没有搞好教育的结果!?岂但是没有搞好教育?明明是不想搞好。不然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长官修建楼堂馆所,中小学生在危楼中上课;城市大修高级宾馆,开设舞厅茶座,学校老师却过着艰苦的生活?!有了钱就有了一切,搞活经济就搞活一切,有这样想法的人为数不少。他们牢牢记住一句古话:“衣食足而礼义兴。”以为钱多了,道德、文化就跟着源源而来。能赚钱的才对国家有所贡献。无怪乎到处都听见人吱吱喳喳,什么全民皆商论、读书无用论……等等等等,仿佛所有东西都可以用来作“有偿服务”,换取奖金。这样下去,即使大家都学会经商赚钱,没有办好教育,没有提高公民素质,也培养不出社会主义文明的建设者。德国和日本战后经济复兴实现得那样快,就是因为基础教育搞得好,他们重视这个“本”,他们尊重知识,也尊重传播知识的教师。倘使反其道而行之,以为自己可以随意玩弄历史,结果一定会得到历史的惩罚。据我看要改变社会风气,还是要从基础教育着手,也只有从基础教育着手。

.....

序

武强屋顶秘藏古画 发掘记

一场三十年来罕见的冷风急雨，把我们这次田野抢救逼入困境。但我们没有退路。因为秘藏在—座老宅屋顶上的武强年画古版等待我们去发掘和鉴定。此刻，这批古版危机四伏，一些文物贩子正伺机把它搞到手。据说当地政府已经派人去看守这座废弃已久、空无人居的老宅，他们守得住么？这更促使我们尽快驰往武强。

缘 起

为了这批古版，—年里我已经第二次奔到武强。

去年(2002年)年底，在—次民间文化抢救座谈会上，偶从河北民协主席、民俗学者郑—民先生口中得知，武强某村—处民居的屋顶上藏着许多年画古版。但郑—民所知也只是这短短—个信息。此外—切空寥不闻，甚至连这村名也说不出—来，对我却是—个极大极强的诱惑。这到底是怎样的村落与人家？秘藏古版是何原故？现况如何？有多少块版？哪个年代的刻品？有无历时久远和精美珍罕的画版？—团美丽的猜想如同彩色的烟雾变幻无穷地盈满我的脑袋，朦朦胧胧又烁烁发光。在如今古画版几乎消泯于大地的时侯，哪来的这么—大批宝贝？郑—民告诉我—个金子—般的消息。

春节前1月22日。我由内丘魏家村和南双流村考察神马后，旋即奔往武强。目标直奔这批神秘的古版。在武强，见到主持年画工作的县委副书记于彩凤和武强年画博物馆馆长郭书荣，便知这是他们按照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计划对武强年画进行拉网式普查时，由—位聘请而来名叫吴春沾的民间艺人在县城西南周家窝乡的旧城村发现的。据说这老宅的屋顶上整整铺了—层古版！但他们却像碰到—个薄如蝉翼的瓷碗，反倒不敢去碰—下。为什么？—是不知这房主到底是怎样—个人，会有怎样的想法与要求，弄不好“狮子大张口”怎么办？二是担心消息走露出

去,被那些无孔不入的文物贩子得了讯息,暗中下手把这些宝物“挖”走。我说我很想去看个究竟。郭书荣笑着说:“你要去,就会把事闹大了,把文物贩子全招惹来了。”我笑道:“我先忍下了。你们可要抓紧。一切都要秘密进行,千万别再透出风声。”说到这里,心里真有一种古洞探宝那样紧张兮兮之感,就像少年时读史蒂文生《宝岛》时的那种感觉。

我对武强人的文化责任是放心的。早在八十年代,他们便先觉地察觉到,农耕文明正在从田野大规模而悄无声息地撤退。他们动手为先人建起了一个很舒适又精美的殿堂——武强年画博物馆,以使退出历史舞台的年画永远安居于此。直到今天武强年画博物馆仍是国中规模最大、设备最为优良的专业的年画博物馆。所以,在和他们分手时,我没再提那古版,只是用手指一指头顶上,暗示屋顶——秘藏。这二位讲求实干的武强人辄用点头回答我。头点得很坚决。当然也为了叫我放心。

此后数月,尽管天南海北的奔波,心中却总觉得什么地方有块小磁石微微又有力地吸着我——就是这武强的古版。每逢此时,我便会抓起电话打给郑一民,探询情形,并请他快快了解此事,以免夜长梦多,节外生枝。我知道这位燕赵汉子的脾气急,做事风风火火,而且一定要有个圆满结局。然而在这件事上却似乎有点“障碍”。每次催他,他只是回答我:“快了。快了。”一直到8月蔚县召开的全国剪纸抢救专项工作会议上,郑一民才笑吟吟对我说:“房主已经同意献出这批古版了。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不是一间屋而是两间屋的屋顶上全是古版。这家人是武强一个年画世家。版子全是祖传的。等这个会一开完,我就去武强亲自把发掘一事敲定下来。”后来才知道,郑一民为此事已经由石家庄到武强往返跑了五六趟。我们中国民协这些人真是棒极了!

然而就在武强那边紧张地筹备古版发掘时,我在天津忽然接到

杨柳青年画艺人霍庆有师傅的电话,说一个古董贩子悄悄告诉他河北武强有个人家的屋顶藏着许多老版,问他要不要。霍师傅是杨柳青仅存无多、传承有序的艺人,“勾、刻、印、画、裱”全能,而且比一些文化人还有文化眼光,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古版的收集与收藏。他身边总有几个耳目灵通的古董贩子,给他通风报信。他说,贩子说了,只要他肯出钱,一准给他弄来。我一听便急了,赶紧给郑一民通电话。这才知道武强那边也听到古董贩子入村打探并频繁活动的讯息。当地政府也说话了,决不叫贩子们得手!正在派人将这幢老宅看守起来。看来这“抢救”真有“抢”的味道了。

现场考察

10月10日中午我们在雨中抵达武强。

吃几口饭填了填肚子便要去旧城村。一是心急,想尽快看看这个诱惑了我近一年的神秘莫测的老宅,同时见一见这户主动献版的年画世家,虽然郭书荣领导的武强年画普查小组已经对贾氏家族做了深入又详细的调查,但出于写作人的“职业习惯”,我还是把实地感受作为第一位的。另一个原因是众多媒体,闻讯正由全国各地赶来。单是中央电视台就来了两个组,还有山东、湖南、河北,以及香港凤凰电视台的记者及各地报纸的记者,都已人马俱到。按照计划将在明天(11月)上午发掘古版,我担心到了那时,人太多,看不到这老宅平时的真正模样,也无法发现未知而重要的细节,故此我要捷足先行。

随我同往的是此次同来的几位年轻人。有山东电视台著名民俗影像专家梵宇,《天津日报》文化记者、作家周凡恺,《今晚报》文化记者高丽以及两位助手。当地政府为我们准备一辆越野吉普车,每人一双又黑又亮的高筒胶靴。因为自清晨以来,小雨转为中雨,村

路皆为土路,遇雨成泥。车子不能直接到达旧城村,至少还有几公里的泥路要靠步行。

果然,离开县城不远就没有柏油路了。开始路面还硬,但在拐进一条很窄的如同田埂的小路时,已经完全成了烂泥,凹洼处全是积水,而且雨还在不停地下着。驾车的司机原想尽可能往前开,接近村子,使我们少走一些泥路。但不久我们的车滑下路面,陷入松软的麦地;另一辆车干脆扎入沟中。大家换上胶靴,改为步行。我的麻烦是脚太大,靴子太小,至少短五公分,如同“三寸金莲”。一位同伴急中生智,叫我用装胶靴的塑料袋套在脚上。这样,我们走在烂泥路上,形同一伙乞丐,而且脚底极滑,左歪右晃,大家笑我,说我是“丐帮的首领”。然而人人都是顶风冒雨,湿衣贴身,湿发贴面,歪歪扭扭跋涉于泥水之中,哪个好看?于是,相互取笑,不知艰辛,渐近村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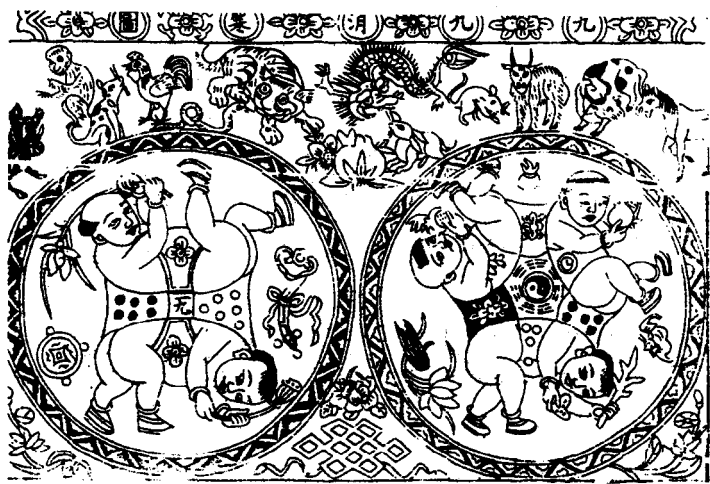
远看旧城村,真是很美。这里原本是中古时期武强县城的所在地,后被洪水淹没,县城易地他处,此地遂被渐渐遗忘。由是而今,时隔太久,繁华褪尽,已退化为燕赵腹地一个人口稀少、毫无名气的小村庄。也许正是偏远冷僻之故,才更多地遗存着农耕时代原生态的文明。

小小的村落,稀疏又低矮的房舍,河水一般弯弯曲曲的村路,大半隐藏在浓密的枣树林中。枣儿多数已经变红,还没打落,艳红的小果挂满亮晶晶的雨珠,伸手就可以摘一个吃。

我想,倘若晴天里,这大片大片的枣林一定会更绿,阳光下的红枣个个都闪亮夺目,黄土的村路踩上去也必定既柔软又温馨。可是此时在雨里——它不是更美吗?在细密如织的雨幕后边,一切景物的轮廓都模糊了,颜色都淡化了,混成朦胧的一片。旧城村就像一幅水彩画。

我们的目标不难找,就在村口处。外表看有点奇怪,是一幢

挺大的红砖房子，平顶，女儿墙砌成城垛状，形似城堡。房子并不老，机制的红砖经雨水冲刷，反倒像一座新建的砖房。但走进院门，却似进入另一个历史空间。一个长条小院，阴暗深郁，落叶满地，墙角扔着许多废弃的杂物，野生的枝条乱无头绪地从这些杂物的缝隙中奋力地蹿出来，形似放歌，有的长长的竟有小树那样高。房屋坐北，一排五间，中间是堂屋，两边东西两间，再靠边左右各一间小小的耳房。窗子作拱状，墙是老旧的灰砖，墙皮已风化和碱化，与外墙的红砖一比，一里一外一新一旧，截然不同。在院里看分明就是个老宅子了。这使我颇为诧异，为什么要在老房子外包一层新砖，伪装吗？为什么要伪装？那秘藏的画版就在这怪房子的屋顶上呀！



《九九消寒图》中的“六子争头”是武强年画特有的一种文化

郭书荣馆长请来这房子的主人贾氏兄弟振川、振邦和振奇。经他们一说便知贾氏原是旧城村中传承很久的年画世家。从事年画至少六代。贾氏最辉煌的年代应是太祖父贾崇德时期。那时，贾家在本村和县城的南关都有作坊，店名叫做德兴画店，年产二百万张，

远销到山西榆次和陕西的风翔。太祖的大业传至祖父贾董杰一代，便遭遇到日本侵华和国家动乱的时代，贾氏年画发生由兴而衰的转折。待到贾董杰把家产分给自己的两个儿子贾增和与贾增起时，最珍贵的东西便是五百二十块古版了。

年画的生命是印画的雕版。贾家人只印不刻，画版就是饭碗。故而，贾振邦对我说：画版养活了他家一代又一代人。

贾增起就用他从祖辈继承的二百六十块木版，一直印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来，随着时风的变迁，年画的衰微，他无奈地放弃了画业。然而放弃画业却不能放弃画版。他一生经过许多战乱，每逢战乱都把画版埋起来，设法保住。武强地势低洼，时有洪水袭击；遇到洪水来临，便把画版搬到高地上，昼夜看守。可是，自打贾增起不再印画，专事务农，这批画版的存放便成了问题。直到1963年，一次大水过后，家里翻盖房屋时，索性把这些画版藏在屋顶上。好像只有放在这个旁人不可能找到甚至想到的地方，才会感到安全。谁料正是藏在这绝密之处，这批古版才躲过了凶暴的“文革”。全国各地的年画古版绝大部分都是在“文革”中销毁的。有的画乡是把全乡上千块版堆起来一把火烧光。至今，武强年画博物馆中还保存着一块“文革”时人们被迫用菜刀削去凸线的画版呢——它刻骨铭心地记载着民间年画的劫难史！

为此，每当房子的外墙破裂出现问题时，贾增起决不拆房重建，他怕顶上的古版“露了馅”，便想个主意，在老房子外边包了一层红色的机制新砖，索性把这座秘藏古版的灰砖老屋包在其中，隐蔽起来。在河北乡村，房子是忌讳内外两层，形似棺槨。但他宁愿犯忌，也要使古版安然无恙。

贾增起于1992年去世。此后，儿子们都搬到外边成家，这老宅院便无人居住，屋中堆满在漫长的生活中不断淘汰下来的杂物。待贾增起的儿子贾振邦打开房门，请我们走进去，一瞬间的感觉真像